

【马克思思想探源】

交换和承认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隐匿对话

何松旭

【摘要】 马克思对黑格尔“倒立”的辩证法的颠倒，并不仅仅是一个隐喻，而是两者的一场隐匿对话。在马克思那里，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被颠倒为商品的生产 and 交换行动。生产不仅是单个主体获得自我确定性的过程，而且还与交换、分配、消费一起共同构成了商品辩证运动中不可分割的几个环节。对于这场运动的刻画本身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系统的可批判性，而这同时也是对这个系统进行彻底改造的过程。

【关键词】 马克思；黑格尔；交换；承认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ZX018）

【作者简介】 何松旭，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 200241）。

【中图分类号】 B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198（2018）01-0033-07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其思想中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也是其著作中最难理解的部分。马克思对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数易其稿而成的《资本论》尤其是第1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世人理解，并没有抱太多的期望。在很多学者看来，对于物质生产的强调使得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看上去狭隘而不彻底。以不同的方式放弃生产范式，几乎成为了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学者们的共识。鲍德里亚曾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指责马克思的批判不够彻底：“被马克思所复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在交换价值的层面，然而整个领域中还应该包含使用价值的批判。”^{〔1〕}但在马

克思看来，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有用劳动，“具有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没有它，人和自然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物质交换，从而不可能有生命”^{〔2〕}。因此，哈贝马斯早年曾把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视为单个主体与自然打交道的工具行动。他和马克思一样都选择站在现代的立场，只不过用主体间的交往行动理论扬弃了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

然而，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生产、交换乃至分配、消费是商品辩证运动不可分割的几个环节。在《资本论》德文第2版序言中，马克思毫不讳言这场运动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他甚至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不仅如此，他还打算从黑格尔的神秘之处找出合理内核。这场运动从劳动产品开始，直至商品最终获得拜物教的特征。我们认为，清楚刻画并理解这个系统的运动过



程，本身就是一种最为彻底的批判。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蕴涵了首尾相接的自我意识辩证运动过程。马克思把这场辩证运动的四个环节“颠倒”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行动。黑格尔的这段自我意识辩证法本来就颇为晦涩，研究者众说纷纭。我们认为，马克思对商品运动的刻画反倒成为了解读和理解黑格尔的一条全新路径。

二、自我意识的承认

自我意识概念从欲望发展到精神经历了三个不同形态。欲望是自我意识的第一个具体形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引入了自身统一的自我意识作为欲望的结构：“自我意识必须以自身统一为本质，这就是说，自我意识是一般意义上的欲望。”^[3]自我意识作为欲望展开了它和对象的关系，但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意识却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要求。因为在满足的过程中，欲望的对象会遭遇到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自身统一这个本质要求欲望的满足必须否定这个对象，但另一方面，在欲望的满足中，它经验到它的对象又具有不可被彻底否定的独立性。此外，黑格尔还认为，欲望本身并不是一个客观持存的东西，因此当它得到满足的时候，往往也意味着这种满足感随之而消失。

但是欲望的满足必须要否定这个具有独立性的对象，因此必须把对象过渡为可以进行自我否定的东西。这个否定性的东西为了对方而存在，而同时又是独立的，只有这样欲望才能得到满足，从而使对象具备了自我意识的结构进而过渡为另一个自我意识。欲望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变为一个自我意识和另一个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这两个自我意识尽管相互对立，但同时又是一个精神统一体。自我意识要获得自在自为的存在，就必须得到另一个自我意识的承认。得到承认是一个运动过程，即从对立的双方到彼此相互承认进而过渡到精神统一体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中的两个自我意识，皮平和麦克道威尔之间曾有过一个争论。前者认为这是突破单个主体意识进入与其他主体的社会关系之中，从而在他者的承认中获得自我确定性的辩证过程；而后者则认

为两个自我意识仅仅是一个比喻，其实质只不过是意识内部分裂出来的两者进行相互斗争的过程。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他者的确存在于自我意识的外面，但同时也会返回于精神统一体之中：“作为意识，它确实出离于自身之外；然而，在其自身之外的存在中，同时，它又返回于自身，是自为的，它出离于自身之外乃是为自身意识而出离。”^[4]当然，黑格尔关注的重点并不在这个争论之中，相反，他的目标是刻画出自我意识借助于他者获得自我确定性的过程，因此，他强调的是这两者——自我意识之他者与欲望之对象——的不同。

为了全面刻画出相互承认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从两个视角出发展开论述。从单个自我意识来看，每一个自我意识都具有双重性，也即“每一方对自身和另一方来说都是直接地自为存在着的本质，同时，只有通过这种中介活动，这样的本质才算得上是自为存在着”^[5]；但从哲学家所处的统一体视角来看，两个自我意识又是相互对等的，“每一方都是另一方的中项，通过这种中项的中介作用，每一方把自身和自身关联起来并合为一体”^[6]。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中项有三种含义。第一种，中项似乎是分裂出两个自我意识的初始状态；第二种，中项是其中一个自我意识，而且作用于另一个自我意识；第三种，中项似乎又成为了自我意识为了获得自为存在的中介工具。中项含义的变化是由于两个自我意识处于辩证运动之中。黑格尔认为，主奴辩证法是这两个自我意识首先要经历的阶段。

接下来我们将刻画出两个意识相互缠绕并且首尾相接的结构。这也是黑格尔文本中最耐人寻味的一段文字。我们大体上跟随黑格尔的论证策略，分别以主人和奴隶两个阶段来加以论述。这两个阶段分别又有两个不同的环节。这四个环节构成了整个主奴辩证法的核心部分。

自我意识最初作为一个单纯的自我意识是以直接方式出现的。它唯一的目标就是否定他者，也即让他者死去。而他者同样作为一个最初的自我意识，目标也是让另一个自我意识死去。于是，两者之间就形成了生死斗争。一方是被承认

的、独立的，对它来说，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而另一方则放弃自己被承认的存在，是非独立的，它为了生命而放弃把自己作为单一自我意识保持下来，它最初的本质是为对方而存在，但却包含了独立自为的本质。因此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

我们可以看到，主人有三个特征：被另一个自我意识承认，具有独立性，其本质是自为存在的。主人的这三个特征充分体现了自我意识的双重特征：“主人和这两个环节都有关联，一方面，与作为欲望对象的物相关联，一方面，与其本质为物性（Dingheit）的意识相关联。”^[7]作为具有独立性并自为存在的自我意识，和第一个环节的关联是直接的。对于第二个环节，主人被另一个其本质为物性的意识承认，而这里的承认是通过一个中介活动才得以实现。在逻辑上，第二个环节先于第一个环节。我们先来考察第二个环节。

中介活动必然会有一个中项，与之对应有两个端项。主人是其中一个端项，而中项是另一个意识。黑格尔说：“主人是自为存在着的意识，他通过另一个意识作为中介而通达自身，这另一个意识的本质综合了独立存在者，也即物性。”^[8]作为中项的另一个意识的本质是物性，这个意识本身也是独立存在者。主人通过这个独立存在者和另一个端项具有了中介关系。另一个端项实际上就是奴隶。独立存在者作为一个否定者，对主人来说，其作用就像是一条锁链，紧紧地锁住奴隶。主人、独立存在者和奴隶三者构成了中介活动。但这里依然有很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比如物性究竟是什么意思？独立存在者源于何处？独立存在者和奴隶对主人来说都是“另一个意识”，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要关联到奴隶这个阶段才能彻底弄清楚。

简单来说，主人和物的直接关系就是主人享用了物。物首先是一个劳动对象。由于劳动的异化现象，通过劳动和物所建立的关系蕴涵了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是主人和物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是直接的。主人只是单纯享用着物，而这个物则是来自于奴隶的劳动所得。此外，这种直接关系是建立在中介活动得以实现的基础之上的。黑格尔说：“光是欲望并不能得到满足，因为物亦有

其独立性。但是主人把奴隶放在物和自己中间，从而只是把自己和物的非独立性结合在一起，纯粹享用着物。但是，他把对物的独立性一面留给了奴隶，让奴隶对物进行劳动。”^[9]一旦主人通过第二个环节和奴隶建立起中介关系，主人和物之间也具有了直接关系。主人享用的物已经和作为欲望对象的物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与主人相对应，奴隶也有三个特征：放弃被承认，具有非独立性，其本质起初是为对方而存在但却包含了自为存在的本质。奴隶是一种非独立的意识，因而作为自为存在的独立意识并非是奴隶本身所固有的，但这个本质却是奴隶在其自身内部必然会经验到的意识。这里也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最为精要之处。奴隶通过两个环节的辩证运动扬弃一个异质的否定者，从而把自身设定为一个自为存在的独立的否定者。我们认为，正是后者才真正构成了之前论述过的主人的他者，在一个中介活动中成为承认主人的承认者。这两个环节分别是对死亡的恐惧以及通过劳动进行教化，而且两者互为必要条件，相互成全。

在两个意识的生死斗争中，一开始各方都想要置对方于死地。正是因为一方冒生命危险，才能成为被承认的、独立的自我意识。而另一方在死亡前面出现了恐惧意识，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而不敢赌上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从而不能被承认为独立的自我意识，只能放弃被他者承认，成为前者的奴隶。黑格尔这里诉诸一种特殊的情感，也即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是具有绝对力量的主人，是生命的绝对纯粹的否定者。他说：“死亡的恐惧经验，曾经浸透进他的内在灵魂，曾经震撼过他整个躯体，并且一切稳固的东西都已经被颠覆。”^[10]在奴隶看来，死亡这个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主人摧毁了自己，因此，恐惧这一环节对奴隶来说是否定性的。

但奴隶要实现这个否定性环节，就必须有赖于第二个环节，也就是劳动。对于奴隶的劳动，黑格尔说：“通过（为主人）服务的过程，在所有个别环节中，奴隶扬弃了对自然存在的依赖性，并且用劳动取消了自然存在。”^[11]对于一个不具有独立性的自我意识来说，唯有通过劳动才能与自然这个对象关联起来。因为一个作为欲望的自



我意识正是通过劳动才作用于对象，但对象本身却又具有独立性，因此这个劳动过程必然蕴涵了异化。我们在之前已经论述过，自然是奴隶的劳动对象，而劳动产生的物则被主人享用。

但是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另一方面的特征。奴隶在进行劳动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进行着一种肯定性的活动——教化。黑格尔说：

劳动进行了教化。与对象的否定关系过渡到了对象的形式，过渡到了持存的某种东西上；因为正是对劳动者本人来说，对象才具有独立性。这个否定性的中项、这个形塑活动，同时就是意识的个别性或该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这个意识在劳动中外在化自己，过渡到持存的状态。因此，劳动中的意识就过渡到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之中。^[12]

教化意味着劳动中的意识从一种不独立的状态过渡到独立的状态。通过劳动的教化，原先造成恐惧意识的异质的自为存在的否定者被摧毁了，同时奴隶把自身设定为一个持存的自为存在的否定者，由此，奴隶自身上升为一个自为存在的自我意识。^①也就是说，不具有独立性的奴隶在物性的形塑下具有了他的独立性。

我们在之前已经论述过，主人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本质为物性的意识。在中介活动中，主人通过这个意识作为中项和自身结合起来，并且得到这个意识的承认，至此我们又回到了主人这一端项上。主人一方面享用着奴隶劳动产生的物，另

一方面又通过中项与自身结合，但重要之处恰恰在于这个中项却是由奴隶过渡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人的本质走向了反面。而奴隶一方面通过死亡这个绝对主人而产生恐惧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把自身设定为自由而独立的否定者，原本不独立的自我意识过渡为了本质为物性的独立意识。因此，黑格尔才说：“所以同样，奴隶在完成中也过渡到更高程度的他直接地位的反面。他成为迫使自己返回到自身的意识，并转化自身到真实的独立性。”^[13]

主人和奴隶两个自我意识相互缠绕，首尾相接，在获得他者承认的过程中都返回到了自身。每一个自我意识在上述刻画的中介活动过程中都获得另一个作为他者的自我意识的承认，因此不同的自我意识之间相互得到了承认，从而转化为普遍的自我意识。

三、商品的交换行动

商品的交换行动是商品辩证运动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一方面，正是通过交换行动，人类的劳动产品才得以转化成为商品。另一方面，在交换过程中商品穿上了神秘的外衣，作为等价物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一般等价物发展到货币形式的时候，商品拜物教就完全成为了货币拜物教。商品的交换实际上是商品占有者的意志行为的体现，并由此决定了商品占有者之间的意志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交换行动的论述^②把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辩证法又重新“颠倒”过来了：作为欲望的自我

^①对于奴隶的自我意识过渡到自由的自我意识，艾伦·伍德在《黑格尔的伦理思想》中采纳了一种康德主义的解读：“只有对能使自己脱离特殊欲望，能采取同等地尊重他人自由的普遍的或合理标准的人来说，真正的自由或自我价值才是可能的。”奴隶被恐惧摧毁这一环节，或许可以对应康德通过道德法则摧毁自大从而摆脱特殊欲望的过程。但是在黑格尔这里并没有出现类似于康德那样的尊重这种情感的过程，取而代之的是奴仆被摧毁之后通过劳动进行教化的过程。另外，康德尊重的直接对象并非是他人的自由而是道德法则，当然从道德法则中可以引申出他人。在黑格尔这里，自我意识通过他者的承认而获得自由，但他者与作为奴隶的自我意识有着辩证关系，在一开始单方面的承认中，奴隶的自由并非来自于主人的承认。参见艾伦·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黄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146-147页。

^②马克思关于交换理论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关注生产和消费的问题。消费通过观念上的需要成为生产的动力和目的，而生产出的产品又反过来成为消费的对象。交换和分配一样，取决于社会的一种偶然情况。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认识到了交

意识对应于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自我意识的两重性对应于商品的二因素，自我意识通过相互承认发展为普遍的自我意识则对应于劳动产品通过交换发展为具有拜物教性质的商品。

《资本论》与其说是从商品这个经济学的“细胞”开始，不如说是从满足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开始，因为真正构成社会财富的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指的是物的有用性，也即人和自然或物之间的一种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分类。一种是直接关系，整个自然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另一种是间接的关系，把自然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通过劳动改造自然获得劳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一方面，劳动产品源于自然，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与劳动相对立。另一方面，劳动产品被劳动者创造出来，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并且通过消费或使用使潜藏于劳动产品中的使用价值得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通过劳动得到的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其使用价值并非满足劳动者的需要，而是转变为资本进一步剥削工人。因此，由于人和自然界的异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劳动异化，作为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包含了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商品社会中，劳动产品自身所包含的这个矛盾过渡为商品内部相互对立的两个特征：使用价值和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商品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是有用的对象；而作为价值，商品则只是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凝结，以一定的价值量用于交换，在交换中以交换价值的形式被实现出来。原本作为单纯消费对象或生产对象的使用价值，现在转变为一个商

品，并且和另一个商品进行交换。通过这种交换，一个商品在另一个商品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另一个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被前者所消费。商品通过交换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如同自我意识得到了承认一般，获得了商品自身的“自由”，也就是商品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被自然赋予了作为等价形式的价值，从而作为等价物直至最后成为货币。

马克思对交换行动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基本价值表达式上： $20\text{码麻布} = 1\text{件上衣}$ 。这个等式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在交换过程中20码麻布就值1件上衣。通过这个基本的价值表达式，最初只是以使用价值形式存在的麻布，其价值形式通过这个等式中两个商品之间的关系而被表达出来。在这个等式中，麻布和上衣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麻布在上衣中表达了它的价值；上衣被用作表达价值的材料。前者扮演了一个主动部分，后者扮演了一个被动部分。麻布的价值……以相对形式显现出来。上衣……以等价形式显现出来。”^[14]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这段论述中同样包含了两个阶段、四个环节的辩证运动过程。第一个阶段是价值的相对形式，第二个阶段是价值的等价形式。

麻布的价值作为相对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动部分。这个阶段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上衣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和使用，第二个环节是麻布的价值通过等价物得以表现。在逻辑上，第二个环节要先于第一个环节。我们先来考察第二个环节。

麻布不能与自身进行交换，或者说麻布的价值不能由自身来表现，只能在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中被表现，因此我们认为交换活动也是一个中介活动。中介活动有两个端项，分别对应价值表

换对于商品价值的重要性，但他区分了想象中的交换和实际的交换。前者是头脑中抽象出来的，必须通过一个实际的中介也就是第三物来实现这种抽象。这里的第三物，就是后来的等价物。马克思认为，这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本身的象征，因而，可以说，它代表了劳动时间本身”，并且强调“这种象征的物质符号，是交换本身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先验地形成的观念的实现”。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马克思仍然强调交换过程是对一种实际上不存在的商品的抽象的实现，并且认为一个特殊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存在就从单纯的抽象变为交换过程本身的社会结果。但对于价值在交换中如何实现为交换价值以及对使用价值的消费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很好地给予厘清。直到1865年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才把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的社会职能和作为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区分开来。而且只有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才真正把这一客观现实的商品交换过程论述清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达式的两端：麻布的相对形式和上衣的等价形式。中项是两个商品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也是两个商品可以进行交换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价值。在麻布和上衣的价值等式中，中项就是作为等价物的上衣，因此体现在上衣中的劳动的凝结等同于体现在麻布中的劳动的凝结。麻布的价值在作为等价物的上衣中被实现出来。织这个具体劳动不可避免会出现异化。同一个商品内的矛盾通过交换被外化为两个商品的关系之中。形成麻布价值的抽象人类劳动本身是流动的，只有通过交换过程才体现在作为等价物的上衣中，并在等价物中凝结下来被实现为交换价值。因此，对麻布来说，上衣就是一面镜子。在与等价物这面镜子所建立的关系中，麻布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并具有了相对价值形式，从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那么问题在于，等价物这面镜子为何具有这般地位和功能？

麻布的占有者并不关心上衣的占有者是否需要麻布，他只关心麻布能值多少，或者只是想要把麻布让渡出去来换取另一个能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比如上衣。在让渡的过程中，麻布的价值实现了，而上衣的使用价值则被麻布占有者使用或者消费。这就是这一阶段的第一个环节。织生产麻布，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一个矛盾中。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麻布占有者只是让渡麻布，在交换之后，再进行使用或消费缝制出来的上衣。如同主人享用的物在得到承认之后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一样，此刻麻布占有者消费或使用的上衣，在交换之后也发生了变化。

在第二个阶段，上衣在交换中处于等价物的位置，是价值的等价形式。麻布的价值通过这个等价物实现出来，而上衣作为等价物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可以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属性——在交换中扮演一个被动部分。这个阶段也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上衣本身的价值没有得到实现，第二个环节是上衣的使用价值被转变为等价物。

上衣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但是一旦上衣在交换中作为麻布的等价物出现，那么它的价值就不会以这样一个价值量被实现出来。上衣作为等价物只是发挥了衡量

麻布价值尺度的作用，只是被当作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其自身的价值不仅无需实现出来，也永远不可能实现出来。这是一个否定性的环节。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衣自身的价值被否定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肯定性的东西，即一种全新的价值形式——等价形式。这种形式和麻布价值的相对形式不一样。相对价值是在麻布和上衣的价值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但等价形式正好相反：

这种形式的本质就在于物质商品本身——上衣——不管它如何表达了价值，并且被自然本身赋予了价值形式……但是，由于一物的属性并不是从和其他物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比如说它仅仅是从这种关系中把自身表现出来，这样看来，上衣的等价形式、可以被直接交换的属性，同样都是被自然赋予的，就好像自然赋予了它是重的这个属性，或者能够使人温暖这个属性。〔15〕

这种等价形式的确是在麻布与上衣的关系中把自身表现出来的，而且也是麻布的价值在实现出来的时候强加给上衣的一种特别的价值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本身并不来自于麻布和上衣的关系之中，而是“被自然本身赋予”的，就好像铁被自然赋予了重这个属性、上衣被自然赋予了使人温暖这个属性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真正解开等价物获得等价价值之谜也是商品拜物教之谜的关键就在于“交换关系”和“自然”，这两者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但却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

至此，上衣获得了等价形式。我们回到在麻布的价值形式的第二个环节中，正是作为等价物的上衣这面镜子才使得麻布的价值得以实现。在上衣的自身价值被放弃实现的同时，缝制上衣这个具体劳动以及劳动产品——上衣的使用价值，转变为生产麻布的抽象人类劳动以及麻布的价值实现形式。原先缝制上衣的具体劳动是劳动者改造自然获得上衣这个使用价值的过程，但是在交换中，这个使用价值又重新被自然赋予一种新的价值形式，从而使得这个使用价值转变为等价

物。麻布的价值在这个转变之后的等价物中被实现出来，而上衣的使用价值自身则被麻布的占有者使用和消费。

通过交换过程的重构我们发现，单纯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发生了改变。原本只是间接地作为劳动资料和工具的自然，在劳动产品被上衣的“主人”——麻布占有者——使用和消费的同时，还承担了另外一项作用——赋予上衣以等价形式。尽管在劳动中自然得到了改造，但通过交换，自然通过等价物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不仅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等价物最终将通过一般等价物而转变为货币。

四、结语：一场奥德赛之旅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运动不仅是颠倒的，而且还缺乏对自然更进一步的理解。借助于劳动，自我意识从他者的承认中获得自由。这一过程在黑格尔这里仿佛带有一种神秘性。在奴隶所经历的恐惧和教化——这场肉身的牺牲盛宴之中，自由为何以及从何降临？如果奴隶的劳动成果只不过是主人享用的丰盛晚餐，那么他得到的自由又何尝不是空洞的？在黑格尔看来，马克思对商品交换的分析缺乏一个心理学上的交代。承认是一场生死斗争，奴隶正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才成为奴隶。但在马克思所描绘的交换行动中，两个商品之间的地位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本就无需一个抽象的心理过程。不仅如此，在商品的地位中还蕴藏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解释。交换完成的一瞬间，商品的价值得到了实现，而作为等价物的商品则被自然赋予了等价形式。

科西克曾经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这段辩证运

动过程形容为了一场奥德赛之旅：“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自己的著作锚泊于他们时代文化环境中的一个共同的隐喻性基调的潮流之中。当时文学、哲学和科学创作的时代基调是‘奥德赛’式的。”〔16〕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是这场旅行的主体，为了认识自我就不得不进入世界之中游历一番，才能通过他者的承认获得自我确定性。而在马克思这里，自我意识被颠倒过来成为了物。这个物起初是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出现，然后从商品开始具有了双重特征，最后在交换中被实现为一个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神秘之物。商品世界的经济结构在这场旅行中被徐徐展开，不仅具有社会的形式，而且还具有历史的形式。因此，对于这场运动的刻画本身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系统的可批判性，而这同时也是对这个系统进行彻底改造的过程。正如柯西克在这里所断言的那样：“一种历史形式的实践的奥德赛式旅行到达了革命实践这一顶点。”〔17〕

〔参考文献〕

〔1〕〔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0页。

〔2〕〔14〕〔15〕〔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62、72页。

〔3〕〔4〕〔5〕〔6〕〔7〕〔8〕〔9〕〔10〕〔11〕〔12〕〔1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8、147、147、147、151、151、152、153、153、154、153页。

〔16〕〔17〕〔捷克〕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9、142页。

【责任编辑：李 凡】